

DONGHU·YUSI

杂花生树

母亲的咸菜缸

□ 张会会

想起母亲,我的脑海里总会蹦出几只大大小小的咸菜缸,它们不说话,东倒西歪。

三岁那年,村西头老榆树下的石渡上停了一艘水泥船,船上装满各种各样的缸。母亲攥着那皱巴巴的几张纸币,兴冲冲地跑去买缸。为家里添砖加瓦的事,她总是最乐意去做的。当时一共买了四个,最大的一口放在灶脚边用来盛水。靠墙的一面盖上几块洗干净的老木板,再放上一个铜勺,也算是配套了。除了水缸还有牛腿缸、橄榄缸、小小的米缸……就像一大家子,远道而来,安家落户。往后的日子里要跟着我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了。有了这些缸,家里热闹了不少,日子也慢慢有了盼头。

母亲是村里算得上巧媳妇,识字明理,吃苦耐劳,有一股过日子的劲儿。她的孩子除了我和哥,还有她的一亩三分地。读书人的四季在书本里,母亲的四季耕耘在土地里,散落在一茬又一茬的农作物里。母亲是懂生活的人,三餐四季,了了分明。

二

我五岁,哥八岁,每天放学后,他就拎着一个铁皮桶把缸里的水打满,小小的身影扭得像一条田埂里的小泥鳅。一路晃荡,河水洒了一半,地上的水迹就像蜗牛爬过的痕迹,歪歪扭扭。提满这缸水,哥已累得满头大汗,额前的头发湿淋淋的,脸蛋红扑扑的。那时,生产队里不允许私自养鸡,母亲在水泥板下垫了稻草偷偷养了一只老母鸡。老母鸡隔天就会生一个蛋,这枚鸡蛋便成了哥的慰劳。

母亲在水缸里放一块明矾,小小的明矾就像月亮一样,月光一洒,大地就亮堂起来。明矾一落,河水便清冽起来。掀开缸上的旧木板,映照出两个小小的“童年”。哥哥舀一勺水,放入铁锅,把鸡蛋放入水中,盖上比他个头还要大的木锅盖。小小的我就在灶门前把柴烧得像六月里的日头,毕剥唱着歌。黝黑的木锅盖上飘起袅袅蒸汽,仿佛是声声召唤。哥从不一人食白煮蛋,让母亲用刀切两半,一半递给我。一枚鸡蛋,现在看来,极其寻常,但在那时却成了我心中的一束光。

每到除夕,我们都会乖乖守岁,等到接近零点,各家各户的男人们都会拎起水桶像条龙一样席卷向屋后的石渡,扑通一声打满水,两脚生风,走路像炒豆,噼里啪啦一阵奔跑,一大缸水便乐盈盈地溢出来。父亲拎着桶,我和哥在墙角里看着,就像看一出大戏。谁家先提满水缸福气就先到谁家?水缸盛满一家人的希望,未来可期。

三

夏季,田地都挺着肚皮孕育着生命,母亲种的一片片菜心,像喝了增高剂似的,噌噌往上冒。清

晨,你到田头,会听到它们长高的声音,嘤嘤嗡嗡,令人欣喜。

露水干了,母亲就会提上竹篮,“咯吱”掐着菜心,肥嫩的菜心,被摆放得溜儿齐,像是穿着绿裤子绿褂子坐在头排等开会的姑娘。交头接耳、翠绿可人,自带的清香向四周蔓延。廊檐下,青绿色的嫩藕缸已经洗净,大口向上,诉说着满腹心事,静默中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铺一层菜心、撒一把粗盐。大石一压、粗布一盖、麻绳一系。不管你愿不愿意,缘分便开始了。咸了,淡了,酸了,涩了,自有光阴给你做主。

时光最是无情,对人都那么狠,更何况是几根小小的菜心?再怎么傲然于世,最终都会变得绵软。毕竟,到最后我们都慢慢懂得了与命运握手言和。

熬过日子的琐碎,在那些惺忪的清晨,厨房飘来米饭的香味。掀开锅盖,一碗喷香的油炖菜,让味蕾都有了谈恋爱的冲动。

有时,母亲会把腌好的菜心,切成段,放进一口搪瓷杯子里,冲上水缸的水,撒上盐花。在干柴烈火的功夫里,咸菜心开启新的篇章。如果有猪油,冻得硬邦邦,白花花的,挖上一小勺,洒在菜汤里,看着猪油在菜汤里跳舞,旋转身子,唱起歌,油珠子乱滑,我的心都荡漾起来了。

四

雪里蕻是母亲的最爱。和菜心不同,菜心亭亭玉立,它们则像佩剑的武士,张牙舞爪,带着豪气。它们躺在老井旁的木盆子里,等待井水的洗礼,然后,一同去相亲。

腌好的雪里蕻切碎,用来炒肉片、炒春笋,味道都是极鲜美的。我最喜欢的是把雪里蕻剁碎,和上肉末,调味料一拌,包成菜肉大馄饨。铁锅里水沸腾,馄饨一个个跳下水,去奔赴一场山盟海誓的爱情,头也不回。一会儿工夫,便一个个挺着大肚子浮上水面。在白瓷碗里,滴上酱油,冲上开水,铁铲篱一捞,撒上小葱花。一碗秋天的雪里蕻大馄饨便有了人间烟火味。

每次包馄饨,母亲总是用一个高脚的蓝边大碗盛上一碗,放在竹篮子里,让我提去给村东的奶奶。回来时,竹篮里总会多一只煨番薯或一块小麦糕。

五

咸菜缸的肚子真的很大,可以装下青菜、白菜、雪里蕻,可以装下岁月的酸甜苦辣。它总是来者不拒,放什么,就腌什么。在等待的时光里,默默蹲在门角落里,闭目参禅,风霜雨雪好像都跟它无关。

月底没到,母亲的枕头底下早就空落落了。孩子要长大,日子要活下去。生活的艰辛,父母总不说。就像菜缸一样,自己发酵,酿成岁月,独自

品尝。

冬日里,大白菜像贵妇人一样被母亲挑了回来。洗净晾干,再用刀在尾部剖开一个十字。粗犷的牛腿缸里,白菜做了一个季节的梦。北风凛冽的早晨,我们在温暖的被窝里醒来,母亲已把一锅白粥煮出冬日的沸腾。掀开缸帘,搬起压菜石,伸进菜卤水里,抓起一棵已腌成岁月绿的大白菜,切成方块,堆成一座小山。这是母亲的作品,简单朴素,却成了童年最美好的图画。咸鲜可口的腌白菜就着一碗稀薄的白粥,让我们回味了整整一个冬。

父亲从外地回来,常常会带回一小条五花肉,肥瘦相间,切成小块,和腌白菜一起慢炖。通常,父亲会引一口煤炉,端一口铁锅,炖上几小时,直至肉块软烂,满屋飘香。在地里劳作的母亲,走进屋里,看见父亲归来,脸笑得像春天的花。小小的灶间里,热气腾腾,一家人相守,时间都凝固了。咸菜缸也在角落里,吞吐云雾,聆听父亲讲述他在外地工作的日常……

长大后,很少有工夫用心去炖一锅菜了。去年年末,父亲走了,我的世界花都落了。再次和家人相守,烹煮时光,也终有了缺憾。

六

老家要拆迁的消息,菜缸们都知道了,一夜之间它们都老了。和它们一同老去的还有我的母亲。头发花白、弯腰驼背,她再也挑不起那两筐菜了。自从父亲走后,她的生活停留在了过去。整理老家的时候,在一个老旧的木箱子里翻到了父亲年轻时穿过的衣服,她轻轻念叨:“那时候,衣服穿到没了纹路,补丁打得看不清原来的模样……”

母亲清空了大大小小的缸,放在天井里,它们大口向天,大肚能容。一阵雨,一场雪,一片月光,依旧是来什么就迎接什么。我想:如果它们有口,是否也会像父亲一样诵读一部经典?如果它们有手,是否也会记录过往的一切?只是它们什么也没有说,也许是怕飞鸟衔走它们的心事,带向远方,再也找不到了回家的路。

母亲看着她的缸,不停地念叨着,她真的有些老了。而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不再是和哥哥一起煮着一枚鸡蛋的小女孩了。大水缸里,我们都变了模样,长长短短的日脚串起了通往未来的路。

哥带着母亲,去看镇上的新房,大小、房型,一切都由母亲做主。母亲留下了最小的一口缸。底下铺上淘洗干净的砖块和沙子,种上一丛碧绿的铜钱草,阳光照着,清风吹着。细碎的日子里,铜钱草肆意地生长着,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远去的往事。

母亲,叠好几件旧衣衫,守着她的那缸铜钱草,开始城里的新生活。

浙韵

□ 吴绍楼

浙韵,要是穿越时空隧道
就是1063年前的宋韵
临安府衙的大门朝南洞开
我从门前走过,没有

升堂的鼓声或低沉而威武的
吆喝声。早晨的太阳
像一柄团扇,圆圆的成了
宋画的小品。清风徐来

鸟雀齐鸣。这些鸟的鸣叫
让我分不清是哪个朝代的鸟雀
它们扑腾的姿势十分相似
走在路上,荷叶一张又一张

从曲院风荷里长出来
苏堤与白堤,像两位大家的
诗词,在岁月里悠然
堤上的柳,一年又一年吐出

新绿。一切都是那么的静好
繁华与喧嚣之中,一湖水
微波荡漾

十字路口

□ 黄军华

岁月
就像掉落在地上的一枚落叶
晒成了书签
偶尔拾起
念一首
春夏秋冬的恋曲

一阵风来
在空中舞出记忆的抛物线
迷蒙了双眼
没了踪迹
我便要寻觅 寻觅
再寻觅

走过下一个路口
唯见
拖长的背影
莹莹而孑立

荡秋千

□ 陈年兴

小区有一个儿童玩场所,里面有转盘滑梯,跷跷板,旋转木马等。多多最喜欢玩的是荡秋千,他自己玩得不过瘾,还要我帮着推,嘴巴里还一个劲嚷:“高一点,再高一点!”而我则怕他甩出去,反复叮咛:“抓紧了,抓紧了!”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多多已经玩得非常熟练,除了在幼儿园玩,他还到公园、室内游乐场等地方去玩。现在的孩子们玩的东西,比我们小时候不知强了多少倍。

我们幼时的玩具都是自制的,比如滑板车,一块木板下安两个弹子盘,前面操纵杆下再加一个控制方向,一辆滑板车就做好了。玩时,一人坐一人推,坐在车上的掌握方向得意洋洋,后面推车的却要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在坐车和推车机会均等,付出和回报共享。秋千的制作也很简单,一块长凳板加两根尼龙绳就可以了,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秋千架。老家的竹园旁有一棵老榆树,为了争取阳光雨露,从竹林中旁逸斜出,粗壮的树干高悬在小路上,连水田里的庄稼都被浓荫遮蔽而营养不良,但对我们来说正是求之不得,正好用来做秋千的支架。一个孩子爬上去,把两根尼龙绳系在斜逸的树干上,长凳板的高度以坐上去后两脚着地为准。秋千做好了,通常由大人来检查一遍,细心的叔叔亲自坐上去试了几下,确定万无一失,验收通过,才允许孩子们玩。玩法是一个孩子在荡秋千时,其他的数数,到了二十下,就下来换人。有调皮的孩子到了数还赖着不肯下来,维持秩序的兄长就上去一把揪住,责令下台。如果玩的孩子多,就两个人一起荡秋千。随着秋千来回,老槐树也如波浪一起一伏。玩得高兴了,孩子们唱起自己改编的歌曲,“让我们荡起秋千,小船儿在空中飞翔……”

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八岁的弟弟慌慌张张跑回家来,结结巴巴地说:“蛇,蛇……”原来他一个人在荡秋千时,突然从树上掉下一条扁担蛇,差点把他的魂都吓掉了。孩子们各自找了棍棒,火速赶到大树下,哪里还有蛇的影子。大家齐声问,蛇在哪里?小弟弟心有余悸,指着秋千边上,“就在这里,差点碰到我的脚。”可是地上什么都没有,不过小弟弟的话是可信的,竹园边上的大树枝繁叶茂,常有蛇类攀援而上,捕食鸟雀,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种扁担蛇有一米多长,拉直了像根扁担,所以就叫它扁担蛇,也有称之为捉老鼠蛇,青草蛇或乌梢蛇的。虽然这是一类无毒蛇,大家还是觉得头皮发麻。几天后,来了一个身背竹篓,手持长杆的捉蛇人。长竹竿顶端有钩子,捉蛇人爬上大树,把正在树上睡觉的扁担蛇一一用竹竿钩下来,一手抢住,塞进竹篓,手法之快,不及细视。令人惊讶的是,只见他把蛇的头颈一扭,蛇就直不起脖子,乖乖地待在竹篓里。听大人们说,这些蛇拿到药材店,至少能卖百把块钱。

除去了心腹之患,老槐树下又响起了孩子们的欢歌笑语。



远航 居国华 作

撑索捕鱼

□ 张锦梁

我爱人宠英娘家兄妹四人,宠英最小。最大的兄长玉良,年逾八十,身子骨依然硬朗,每天仍步行数里去新兴镇茶馆喝壶茶,在那里“领领市面”,听听新闻,解解闷。并且还会与年轻时几个一块出去捉鱼的“小弟兄”隔三差五地到小酒店喝点小酒,就着几块五香豆腐干,一把花生米,一盆杂网鱼,几个“手榴弹”(平湖白酒)就下肚了。

说来也奇怪,我的玉良舅姥爷喝了点酒,精气神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下河捉鱼更不比当年差。宠英每次从杭州回来,他总要过来探望,还忘不了带着他亲手捉来的鱼虾让妹子尝鲜。

毕竟玉良哥年事已高,为防不测,我们总是劝阻他不要再下河捉鱼了。有一次,我甚至还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地威胁他:“下次再带捉来的鱼,我们坚决不收!”可我的玉良哥还是乐此不疲。我只能无奈地对宠英说,这交警严禁“醉驾”,那渔管咋不禁止“醉酒”呢?

不过,说起撑索捕鱼,玉良哥的捕鱼之术可真在当地人中堪称绝技。据我所知,这种渔术在当年黄姑的十房宅基、东横泾、河田村和网舍里等一带盛行。半农半渔的渔夫们忙时务农,闲时捕鱼,曾是当地群众过去的一种谋生手段。玉良哥则是众多撑索捕鱼高手中的高手。

撑索捕鱼这活与众不同——它是凭借一艘小网船穿梭于乡间小河中。船舱在前,船头在后。船舱的两侧各有两根三五米长的用棕绳编织而成的绳索拖挂在水里,船舱上则横挑着一根竹竿,一头突出船外,这竹竿上系着三根同样长短的绳索,一头也拖挂在水里。渔夫站在船头,用竹篙撑着,船便悄无声息地向缓缓“倒行”。船舱上一股坐着自己的老婆,这叫“坐船梢”,我们平湖人形容家中女人当家的俗话:“船梢上前”,大概就出于此吧!

当然,船梢上也可能坐着一个孩子,那就既是学徒又是帮手了。我家宠英小时候也坐过好一阵子的船梢呢。此时,渔夫全神贯注,双眼紧盯着河面。忽儿,河面突然冒出水泡。这水泡有大有小、有单有串、形态各异。它们有的一冒到水面就散了,有的在水面上还会顺水漂浮一阵子,甚至还会旋上几圈。原来,不单陆地上有藏头于沙的旱龟,在水中闲游着的鱼,也活脱脱的是水中的鸵鸟,碰到了前行的绳索,惊惶失措,就一个猛子扎下河底淤泥中。一个个水泡就冒出水面。

渔夫能根据水泡的大小与形状,就可以判断出这是鲫鱼、鲤鱼、黑鱼,还是甲鱼。判断技术之高超越甚至连鱼的大小,鱼头的方位都可以确定。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奥妙无穷不可思议的判断,简直和神话一般。此时,渔夫向“坐船梢的”发出“扳梢”“扳梢”的指令,船在渔夫的指令下或戛然而停住或缓缓转头。

这个时候,渔夫就会用夹网或用鱼叉或网叉并用,把鱼抓起来。这样一天下来,渔夫可以打到好几斤鱼呢!那时虽然物价便宜,但是这个收获也足够一家人几天的生活花销了。

玉良舅姥爷喝了点老酒,涨红的脸色,迷离的眼神中透着阵阵惬意。这个时候,他就会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那些撑索捕鱼的趣事——

他说有一次在撑索时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水泡,从形态上判断是鳊鱼,可这水泡,又不像是从淤泥中冒出的。他用鱼叉叉住了鱼,但太沉了,拉不上来。便叫坐在船梢的宠英也过来,两个人用两把鱼叉叉住这鱼。当时宠英只有十岁,没啥力气,这鱼还是起不来。凭手感,这鱼并不大,应该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后来喊了一起出来撑索的“十房宅基”上的引生过来,三个人七手八脚

地费了好大劲,起出来的却是一个陶罐,一条三斤多重的鳊鱼躲在里面!

讲完了这个趣事,玉良哥又得意地补了一句说,他曾经还抓到过一只八斤大的老甲鱼!

……

我看着老舅哥的神态,打心眼里佩服他。我是学理工科的,知道河水是在不停地流动着的,即使看到水面的水泡,也很难确定鱼的准确藏身位置。

那是因为,水面出现的水泡仅仅是游鱼被惊动的信号,鱼真正的藏身之地,那是要根据水速、水深、船速甚至鱼的习性进行综合判断的。所以,锁定鱼儿藏身之处,这需要综合性的经验。而这种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积累的,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实践探索总结才得来。当然需要刻苦学习,而且悟性也十分重要。

我家宠英就没有这个悟性,她从小就跟父亲兄长出去“坐船梢”,可坐了几年,除了会烧鱼和吃鱼外,什么也没学到。当然坐船梢也有坐船梢的乐趣,扑在船舱上,水镜映面还可采菱,那菱真的又鲜又嫩又甜。船行到河边,还顺手攀几枝茭白,乡间俗语所谓“捉鱼不着攀茭白——勿算偷”嘛!下午,劳碌了大半天的他们,就把船停在乍浦或平湖的城河踏渡边上。捕鱼的上岸卖鱼,“坐船梢”的则在船上生火烧饭。

春来冬去,星移斗转。现今,已绝少见到这长着五条长辫子的小船穿梭倒行在水乡的河浜小径中了,这古老的撑索捕鱼之术,已悄然淡出历史。如今,掌握撑索捕鱼绝技的或许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七老八十的老头。我估摸着这撑索捕鱼绝技,或许真的会成为江南水乡捕鱼人的非遗“绝技”了。